

夷
堅
志

宋

洪邁著

第五冊

進步書
局校印

赤平州

PDG

夷堅志卷二十一

宋 洪邁撰

石溪李仙

南劍州順昌縣石溪村民李甲年四十不娶但食宿於弟婦家常伐木燒炭鬻於市得錢則日糴二升米以自給有餘則貯留以為雨雪不可出之用此外未嘗妄費紹興二年九月入山稍深倦憇一空屋外聞下棋聲知是人居望其中有兩士對奕李趨進揖之呼為先生奕者笑而問曰汝以何為業對曰賣炭爾又曰能服藥乎應曰諾即顧視童取瓢中者與之童頗有吝色曰此何為者而輕付之咄曰非汝所知藥正紅而味微酸服竟亟出約曰三十年後復會此山中出門反顧茫無所覩嗅腰間所齎飯臭不容口傾之於水而行迨還家既歷三日矣遽連夕大雨自是不復飲食惟啖山果鄉人稱之曰李仙

楊教授弟

福州水西里中有一山壁立百丈自來無人能登楊宜中教授之弟為人輕浮不謹細行忽夢黃衣道人告之曰明日侵早可來山中相會至旦以語所善者凡數輩相

約偕行緣。遂謔浪到其下。楊徑攝衣升峻壁。步武從容。如履平地。眾竚立驚顧。已笑於山顛。訪黃衣者不見。但白花滿谷。時正餒。悉擷而食之。略無遺餘。且揮手下招。其徒皆莫敢仰視。遂徐徐而下。是夜復夢前人。恚曰。何得多口。乃嚙噉津唾。溢牙頰間。吐至大鉢。使之飲。楊一吸而盡。無憎穢心。天方寒多雨。只著單衫坐山上。累日乃還。衣不沾雨。云未嘗值雨也。從此飲啖比平日才十之二三。衣道士服。往來塵市。白晢如玉。風骨頓清飄飄然。有出塵之態。蓋已有所得矣。淳熙中猶存。

萬壽寺門子

福州萬壽寺。紹興初有一獠子。自鬻充守門之役。凡累年。啟閉灑掃。晝夜不少怠。在寺僕中。最為勤飭。主僧議修堂殿。度須五百千。正擬精擇廉幹者。出外求化。獠知之。入白曰。在山門已久。無所陳力。願為常住辦此緣。一寺皆指以為狂。少頃錢至。方大驚異。或扣所從來。笑而不答。後主僧詣山莊。蒞收禾稻。獠卒于門房。寺為斂瘞畢。始報主僧曰。二日前吾見其人策杖過此。不作揖而去。謂其有所不合。不知其亡也。命發瘞視之。但衣服存耳。

陳羶頭

紹興末福州有丐者陳檀頭不知何許人衣裳敝垢不與人接語形容尤極穢濁然未嘗梳髮而頭無蟻虱未嘗澡浴而身不臭每處於安泰橋之西偏以破絮自蔽僅能容膝口中常吐一物於掌瑩白正圓玩弄不已或為人所窺則笑而復吞之蓋內丹也若坐若臥動經月餘不出乞食驀然一出則奔走不少駐張圓覺頗識其異遺之詩曰釋氏三千金世界道家十二玉樓臺不知雲鶴歸何處空使檀頭夜臥階數年後失其所在

劉黃二道人

蜀薩先生者寓於泉州以道術著名從之游者數百輩福唐有劉黃二道人亦其徒也黃年長劉呼為兄淳熙五年將同往訪之劉行至江南忽稱疾黃謂之曰汝扞格如此何以入道我今自為計劉曰平生碌碌無尺寸工夫又不見先生而逝恐淪下鬼黃曰凡學道者未必一世可成苟有可就舍且權寄托俟來生修持當符所願越二日劉死黃焚其尸後兩夕宿于旅邸劉不見形而詬罵於左右曰為汝所誤鬼錄未肯受今去留俱無所附為之奈何黃曰何不寄止于人耶曰吾已為鬼將安往遂追隨三晝夜殊遭辱撓乃曰有一家頗豐吾送汝去于是還福州初郡

富民鄭氏待黃生甚異妻有娠將孕黃夜扣其扉曰適有急幹故冒夜入城願借一宿而去因扣鄭妻婉身之曰曰未也黃密語劉可矣及明旦妻誕男子後六年黃復至鄭館冬夕擁爐嬰兒亦坐其傍忽笑曰黃哥記得與我在秀州打伙時事否黃為之色變鄭父聞而大呼曰吾兒何為謔語乃不復言慶元丙辰十有九歲矣動作語默全類道流而黃乃以嘔血下世

籌洋村鬼

福州羅源縣村墅名曰鵲坑有樵夫常以採薪至籌洋村往反屢矣一日歸差晚行及小灣逢一人從山下來呼之曰多時不相見樵覺為已死神色沮喪徐乃能言曰汝死矣如何在此其人曰我本未合死今居此無異昔時指茂林間曰我只往其中可偕往說話樵拒之曰日勢且黃昏恐家人候門不便乃曰汝若到我家為傳語娘我住此與生時一般不用憂憶但有酒食時安排在門外自當歡享樵急揖之而去明日具言于鬼母泣而焚紙錢設置酒殽閉門祝之少選出視特空器耳無存也有妻及三子死後妻攜子改嫁屢遭繼父捶楚父常獨行過嶺鬼遮道罵曰汝之惡何由可耐既娶我妻又虐我兒是何道理遂奮拳毆之此人亦與爭鬪相

追至洞口。值有行過者。訝而問之。鬼乃沒。迨還舍。青痕遍體。自是不敢復仍前過。

鵲坑虎

羅源鵲坑村。有一嶺不甚高。上有平嶺。居民稱為薈上。田家一婦。嘗歸寧父母。過其處。見一虎蹲踞草中。懼不得免。立而呼之曰。斑哥。我今省侍爺娘。與汝無冤。汝且速去。虎弭耳竦聽。遂曳尾趨險而行。婦得脫。世謂虎為靈物。不妄傷人。然此婦見驚獸。不忍。乃能諭之以理。亦難得也。

師姑山虎

紹興四年春。古田縣師姑山。有村婦采筍。為虎搏去。初夜見夢于家曰。我初下山。逢黑虎。從對巖出。相去尚遠。急匍匐登山躲避。有兩個小兒。強把我脚。不得前進。大叫夫乞命。虎亦在側。即行啖食。苦哉苦哉。其家人盡起。秉燭挾杖。迹婦所之。正落草坡上。身無全膚。昇以歸舍。半夜後。虎繞屋哮吼四出。若有所索。凡數夕。乃止。蓋搏人而不得竟食其人。所以逞怒。所謂兩兒者。乃佞鬼也。

陳氏女為白起

慶元元年三月。福州江南民陳氏女。年十七歲。得病。臨絕。語人曰。我古白起也。女

素不知書。家人咸驚異焉。謂曰。白起乃秦國將軍。下世以來。一千三四百年矣。何為有此言。女曰。是也。為生時殺人七八十萬。在地獄受無量苦。近始得復人身。然只世世作女人之身。壽不許過二十歲。今日之死。亦命也。夫。語畢遂歿。

張漢英

張漢英者。本長安人。遭亂南徙。家于福州。貧困無所休寓。宿萬歲寺僧堂之後。仰僧飯食以自給。紹興四年六月。夢為黃衣卒所逮。付之一繩。使援以行。四顧皆昏黑。莫之所向。俄而繩斷。寸步不能進。佇立以泣。黃衣忽從小巷舉手招之。隨以行。道一官府門楣極低。榜曰。日考纖毫過惡之司。主者衣白。据案決事。左右侍者皆女子。亦衣白。主者大聲叱曰。汝在陽間作何過惡。對曰。平生常念濟物。恨力不逮心。初未嘗有害人之意。主者曰。汝功名休要覬幸。但欺心事。此間隨所為必書。不可不知也。張不敢答。驚悚而寤。亦不為人談。後來所覩。明年三月抱疾死。人疑其或有隱慝云。

雪峰異僧

古田觀音寺長老法椿。嘗挂搭于雪峰。與一遊僧聯單。浙西人也。趨進頗岸。異好。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可忍。少選趨下。復著衣。續又陞。如是不已。達曰。是皆謗般若之人。大凡道眼未明。妄說東西。罪業至重。汝宜深戒。吾幸不罹此苦。可為世人一一說之。沙彌流汗。匝體瞿然而寤。蓋在榛莽間。向時佛屋鐘樓。金碧晃耀。皆幻也。予所記沃焦山事。頗與後一段相符。

陳公任

陳公任者。福州長樂縣巨商也。淳熙元年正月一日。其妾夢三人入門。其二衣綠抱文牘。大書於壁間曰。陳公任。今年四月初七日主惡死。妾識字能讀。明旦告其侶曰。夜來夢極不祥。相與視壁上字。一無所有。皆匿諱不敢說。久之。眾商張世顯何仲立仲濟十餘輩。識云。福清東牆莫少俞治船。欲以四月往浙江。可共買布同發如期而行。至州界鳬鷹港。夜可三鼓。船師報船無故自拆。世顯遽擁衾出。是時稍泊處去岸猶丈許。如覺有人擁其輩至岸。餘人相繼騰上。惟公任仲位留戀貨財。未肯捨。頃之舟沉而絳出水面。二人急抱絳。逐浪上下。哀呼求救。不可忍聞。後為絳所援。幾至于裂。竟墮死波中。正初七夜也。

福州民家猪

福州古田小民家育一猪。其居窄隘。常置之寢室中。民有子未脫襁褓。其母出隣舍啜茶。以臥籃貯兒于床上。猪銜薦拽下。而籃隨仆地。遂嚙兒雙足至股。又食其臂。盡。經宿方死。

海船猴

廣州海山樓下客商船舶。養一猴甚馴。育之既久。與人無間。商婦生嬰兒。已三四歲。猴每抱持之。習以為常。家人亦視之不問。一日商登岸。婦在寢。猴輒挾兒直升桅檣之顛。其高數丈。滿船人皆驚惜。而卒不可取。但鋪設帆席帷幕。四環于下。以防墮水。遣篙師扳援而上。將至矣。猴遽放手。兒遂墜下板上。碎首死。商殺猴沉諸海中。痛恨無及矣。相州人張正叔時避地在彼。親見之。予亦記小說中有猴斂人浴兒而舉置湯鑊肉內。既云異類。自不應狎之如人也。

胡仲徽兩薦

胡仲徽以紹興中兩請鄉解。毛山人之相。鰲頭先生之卜。皆以書于庚志。而猶有遺者。癸酉之秋。將入試。寓館於城隍廟巷人家樓上。有富家翁送其子應舉。欲胡為助。許以錢三百千。胡謝之曰。吾固甚貧。然學業有限。所謂自照一身。猶未光者。何暇

推餘波及他人乎。翁去。胡念厚餌可戀。貯懷抱間。未決。夜夢黃衣卒登樓相報。榜胡問已得失。曰正為姓名在榜。所以來報。胡甚喜。卒既下。復還白曰。秀才解名雖定。更須莫要管閑事。乃可。胡倏然而寤。思晝日富翁之囑。力却之。果預薦。已卯之秋。以兼經就舍。郡學士子或夢人云。今年垂字賦作都魁。覺以告親朋。莫曉所謂。是歲賦題。出天子與日月竝明。以天子無私明。並日月為韻。滿場第一韻。押明字者十人。而九胡獨押私字。前兩句曰。聖德高拱。天光下垂。考官擊節嘉嘆。遂真首選。乃知片言隻字。罔不素定。又豈可復容私意哉。

王彥謨妻

紹興癸亥。梁企道侍郎寓居鄱陽妙果寺。隨行王彥謨提轄者。攜妻子處僧堂後。以典質取息自給。生四子。曰晉卿。舜卿。楚卿。月卿。妻極狠戾。有兩婢。役使甚酷。晝夜不得少息。每見其困睡。必按皂角滓。蟄其目。至經日不能視。或勸之曰。婢妾有過。棄之不可恕。則逐之。不應損其眸子。壞他終世。殊不為止。後彥謨死。浮財積踰萬緡。四子分往娼家。荒廢無度。久之。晉楚月三卿相繼亡。悍婦因病目。遂雙瞽。宛轉牀席間。呻吟怨悔。飲膳不能以時得。凡十年。乃絕命。其為報應彰顯若此。

孫知縣妻

丹陽縣外十里間土人孫知縣娶同邑某氏女。女兄弟三人。孫妻居少。其顏色絕艷。性好梅粧。不以寒暑著素衫。衣紅直繫。容儀意態全如圖畫中人。但每日浴時。必施重幃蔽障。不許婢妾輒至。雖指背亦不假手。孫數扣其故笑而不答。歷十年。年且三十矣。孫一日因微醉。伺其入浴。戲鑽隙窺之。正見大白蛇堆盤於盆內。轉盼可怖。急奔詣書室中。別設牀。自是與之異處。妻蓋已知覺。才出浴。即往就之。謂曰。我固不是。汝亦錯了。切勿生他疑。今夜歸房共寢。無傷也。孫雖甚懼。而無詞可却。竟復與同寢。綢繆燕昵如初。然心中疑憚。若負芒刺。展轉不能安席。快快成疾。未踰歲而亡。時淳熙丁未歲也。張思順時監鎮江口。鎮府命攝邑事。實聞之。此婦至慶元三年。年四十猶存。

章茂憲夢

章茂憲臨江新喻人。淳熙乙未歲赴省試畢。歸鄉。因逼近郊一僧寺。意中小不適。頭目昏困。遂託宿。初更時夢為人迎入官府。堂上設几案。胥吏滿前。各拘文牘。白章書判。既而曰。更須後有雨乃可。遂引立庭中。少頃。雨大作。每一點。着身變如血。

色隨覺清涼。頭涔涔然如生角之狀。復導升堂。羣吏以次進。或持獄訟公案。使之決遣。凡數百項。有腦上戴樹枝及草葉者。各隨所掌咨稟。又以樹葉一二百片。請花押。或列竹筭如算子。其多無數。亦一一押字。不勝倦苦。迨五更乃醒。明日報榜人至。奏名為第一。邑子丁居易從章游學。後登科為贛縣主簿。張思順作丞。聞其說。

鄭主簿夢

莆田鄭景實。字淳熙。庚子年。從鄉相陳魏公於建康。其子煥始六歲。已嶄然見頭角。公招入府。觀其人。果俊爽。解讀書。識非凡器。謂乃父曰。他日當為吾門壻。鄭遜謝而已。至戊申年。鄭官裏帥幕府。子侍行。忽告人言。我夜夢到陳相公府。供帳華赫。婦妾引一女出。簪珥盛服。儼者掖我使拜。須臾而寤。此乃何祥也。女兄笑之曰。莫要閑思量。汝但專精學業。若及第得官。便可做他家女婿也。又三年。鄭幹辦行在審計司。魏公少子語鄭云。欲從先公治命。以一妹一姪。庚甲來合婚。訪諸卜者。姪女吉。正媒約擬議未竟。紹興癸丑。煥一舉登科。方十九歲。調建安主簿。遂諧所志。女之父工部郎中守也。

葉丞相祖宅

葉子昂丞相祖宅在興化仙游縣。葉氏族派百餘家皆居一村。此宅據其要會。羣山環侍。如屏如嶂。紹興術士羅正甫者。因行地志焉。謂宅人曰。論山岡形勢。當出宰相。但常經發洪之害。須生氣積久復故。始合發相。以是遲了百年。發洪者。俗指言洪水從山迸出。衝破成竅也。是時子昂為上虞宰。後十五年拜僕射。蓋距發洪時恰百年。正甫以所言驗效。士大夫聞者爭延致之。然無復奇應也。

陳魏公父墓

陳魏公父墓在莆田境中南寺之側。本一富民葬處也。葬後二十五年間。若子若孫皆病目。甚者至於盲障。有術人語曰。此害由墓而起。當急徙之。以其地售與他人。則可。不然。日甚一日。歲甚一歲。禍將益深。殆不可救矣。富子大懼。即別卜改窆。而故穴為魏公家所得。富民病者愈。而魏公正位宰相。官至少師。然則宅兆之吉。蓋有所係。無德以承之。不惟不得福。乃受其殃。不容妄徼冀也。

鄭秀才夢

興化鄭秀才。嘗赴浙漕試。寓客邸。其弟景實在學中。每夕謁告從之宿。兄嘗呼之曰。適夢數報榜人。憧憧走趨。云尋一個鄭大成。不知去處。此何為者。明日臨安解。

謁揭榜。果有大成在焉。數夜後。又夢到一處。見揭巨榜。其上皆人姓名。但記有李楠者。以金填之。是夜漕榜出。楠為第一人。鄭君乃不中選。此二夢于身了無所預。冥冥之中。何所係而先告若此。

方肅招紫姑

莆田方肅次雲。紹興丁巳秋。將赴鄉舉。常日能邀致紫姑神。于是以題目為問。神不肯告。曰。天機不可洩。又炷香酌酒。禱請數四。乃書中和二字。肅時方十八歲。習詞賦。遂遍行搜索。如天子建中和之極。致中和。天地位。以禮樂教中和。中和在哲民情。如此之類。凡可作題者。悉預為之。是歲以舉子多。分為兩場。其賦前題曰。中興日月可冀。後題曰。我和戎國之福。始悟所告。肅試前賦中。魁選。予少時猶傳誦之。其警聯云。八紘地闊。符一馬之渡江。六合天開。光五龍之夾日。停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肅次年登科。然蹭蹬三十年。才為秘書正字而止。

阮秀才酒錢

莆田士人王育卿。嘗預鄉薦。夢若入冥司。三人冠服坐於上。其一呼王臨階問之。曰。頗相憶否。向曾與君同筆硯。王不能識也。又云。君大期殊不遠。故欲奉告耳。俄

皆起入屏後。王望几案上有文書一冊就視之。皆細字人姓名。而詳其所為善惡功過。其一日阮某不合賴人酒錢。減壽半紀未暇他閑。三人復出。謂王曰。過三年當再相見。出行廊下。見黑巷張生枷繫受訊。欲往問勞之。送吏不許。覺而不樂。試遣子詣張氏。則昨夕中風疾矣。經二年。自料不久于人世。乃扣謁阮秀才。從容言曰。吾子常日曾與人有訟事否。曰素不好訟。固問之。乃言但昔常開酒肆。有負我酒錢十五千。而游販他鄉不歸者。因誣為其兄所欠。訴于縣逮治之。遂如數相償。王愀然曰。如是則冥府有證。吾必不免。徐告阮以所見。阮亦悔之。王至期果死。

孫大小娘子

吳興孫提舉家。居臨安。既沒之後。妻與二子五女孤弱同處。女皆美色。長者先亡。第四女為同宗養女。第五女流落于永陽縣王後院。乾道元年。浙西大疫。孫兩子並婦及第二第三女死焉。妻慮禍未艾。以為長女墓不吉。所致遣所親少年魏二官人往新市。舉焚其柩。魏既至。以告守菴老尼。尼勸止之曰。今年天行熾毒。誰家不壞人口。大小娘子入土數載。幸自甯怙。豈忍無故殘暴其朽骨。以起泉下之冤憤哉。魏曰。吾亦何心。但奉宜人命為此。詎容空回。尼閉拒再三不能遏。乃曰。待與彼說明旦。